

懺情與悔罪——《紅樓夢》的罪悔書寫與療癒

■ 林素玫

一、懺悔思想的淵源：

懺悔，為佛法中至為重要的修行法門。每當我們的心念遭受多生累劫以來的習氣所繫縛時，經常無可奈何地會造作出許多惡業。這些惡的行為和動機，有時是我們的良知所無法容許的。然而，我們卻成為累世習氣的傀儡，在生命面臨重大抉擇時，完全沒有招架的餘地，任由業力的牽引，造作了令我們痛苦不已、悔恨終生的事情。眾生就是在這樣的無明煩惱中輪迴而不自覺，於是，一世一世地流轉生死苦海，不知何時才能跳脫出習氣業力的擺弄。

幸運的是，佛法告訴我們：業力、習氣的本質是「空性」的，眾生多生累劫以來因為愚痴所造作的身、口、意十惡業，雖然不知凡幾，然而，只要當下的一念明覺觀照，深深悔悟以往所造的罪障，透過相應的法門，是可以將它一一淨除的。於是，「懺悔」儀軌的制定，給予眾生一個慈悲的自省機會，在載浮載沈的無明業海中，成為心靈的船筏，救渡眾生免於耽溺沈淪。

所謂「懺悔」，包含三層心理意義：一為心悔罪過；二為愧疚告白；三為請求容恕。佛教的「懺悔」思想，淵源於古印度婆羅門教對「罪」的看法。慈悲的佛陀看到弟子們受制於習氣，造作許多不如法的惡業，於是將「懺悔」引入僧團的戒律生活當中，使持戒清淨有了覺醒的力量與保證。東晉時期，「懺悔」思想傳入中土之後，因受儒家文化重視「禮樂典章制度」的影響，以及接收了道教「上章首過」的啟發，至南北朝各宗派的懺法漸趨完備，出現了许多禮讚文與懺悔文。歷經唐代智者大師、宋代天台宗祖師大德，以迄明代末年雲棲株宏的提倡，懺悔思想及懺法著作蔚為大觀，不論朝廷貴胄，或是文人隱士，自懺自罪的風氣普遍流行，影響所及，明末清初的文學作品中，也出現了大量「罪悔」思想的書寫。在諸多文體中，如自傳文、自為墓誌銘，乃至長短篇小說，均不乏作者悔愧懺罪的告白。其中，《紅樓夢》一書，充滿了愧悔自罪的意識，誠可謂「懺悔文學」的經典代表。

二、《紅樓夢》作者的罪悔書寫

《紅樓夢》一書的宗旨趣向，到底寫的是一本「情書」，或者是一部「悟書」，截至目前為止，尚難定讞。然而，不管是「主情」的有情人，或者是「主悟」的覺悟者，都無法否認《紅樓夢》中充滿了「懺罪悔情」的自我譴責。究竟小說作者所要懺的是什麼罪？要悔的又是什麼情？其背後有何心理創傷導致如此深重的自我譴責與批判？

在小說第一回開卷時，作者即流露出沈痛的罪疚感：「今風塵碌碌，一事無成，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，一一細考較去，覺其行止見識，皆出於我之上。何我堂堂鬚眉，誠不若彼裙釵哉？實愧則有餘，悔又無益之大無可如何之日也！」《紅樓夢》的作者伏案動筆之時，忽然回憶起以往生命中所有的女子，有的是至親，有的是摯愛，一一捨我而逝，為何堂堂鬚眉男子如我者，行為舉止、見解學識卻不如這些天真美好的閨閣裙釵？每自思之，不由得又愧又悔。所愧者，風塵碌碌，一事無成，愧對天恩祖德；所悔者，珍貴如金的光陰，已自蹉跎，一去不可復追；美好靈性的女子也香消玉殞，湮然不可復生。小說作者如今才真實地體會到，一切皆已隨風而逝，生命想再重新來過，此生想再重活一次，是永不可得的。作者在愧悔自譴之餘，也只能徒呼「無可如何」了！

小說作者背負著沈重的罪責，一面鞭撻自己，心生懺悔；一面也在向讀者告白愧疚，藉此能消解內心的痛苦，乞求書寫以渲洩自己的罪愆。作者又接著說：「當此，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，錦衣執紼

之時，飲甘饜肥之日，背父兄教育之恩，負師友規誡之德，以至今日一技無成、半生潦倒之罪，編述一集，以告天下人；我之罪固不免，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，萬不可因我之不肖，自護己短，一併使其泯滅也。」作者認為自己的罪咎在於「一技無成，半生潦倒」，違背了至親父兄教育的深恩，也辜負了良師益友規勸的用心，書寫《紅樓夢》成為作者對父母師友懺罪追悔的心靈解毒劑，如第一回作者塑造了「無材補天，幻形入世」的石頭，隨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攜入紅塵，歷盡離合悲歡、炎涼世態的人生。作者的至親好友脂硯齋批語說道：「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慚恨」，可見作者對自我形象的認知是「無材補天」、「枉入紅塵」的畸零之人。自我原來是世間多餘的一塊頑石，是沒有價值、無法有所作為的。因為這樣的自我認知，致使作者在第十二回寫賈府的家塾老師賈代儒責罰孫子賈瑞時說：「自來出門，非稟我不敢擅出，如何昨日私自去了？據此亦該打，何況是撒謊！」脂硯齋批語又說：「處處點父母痴心、子孫不肖。此書係自愧而成。」作者寫賈府中不肖的子孫時，內心浮現的，正是自己年少時期乖僻邪謬、行徑不像父祖之德的形象，在塑造飢甘饜肥的執紼子弟時，實則就是在透過自我批判、自我譴責，以消滅自己的罪惡感。

其次，作者更深一層的自我譴責，乃是「歷歷有人」的閨閣女子，書寫紅樓女兒的故事，藉以償還內心虧欠的情債。如第五回作者寫賈寶玉看金陵十二釵副冊中襲人的判詞：「枉自溫柔 and 順，空云似桂如蘭。堪羨優伶有福，誰知公子無緣！」脂硯齋批語說道：「罵死寶玉，卻是自悔。」在《紅樓夢》中，賈寶玉辜負了许多美麗詩性的女子，其實正是作者心情的告白。作者生命中的閨閣裙釵歷歷有人，每位女子的行止見識都極為獨特非凡，置於鬚眉男子之列，亦毫不遜色。更重要的是，這些女子都化身為小說中美麗純淨的幽魂，和作者在文字間短暫地擦身而過，在《紅樓》故事裡流下滾滾珠淚與滿腹愛戀，換來大觀園裡輕輕的一聲嘆息，遺留给作者的，卻是無法償還、永無止盡的懺悔罪責。

三、賈寶玉的懺情悔罪

《紅樓夢》全書的懺悔意識是通過作者及小說的主人翁賈寶玉來承擔的。賈寶玉的形象，就是作者的心理投射。在第三回中，作者以〈西江月〉一詞，描繪賈寶玉的性格特徵：「天下無能第一，古今不肖無雙。寄言執紼與膏粱；莫效此兒形狀！」賈寶玉的「無能」與「不肖」，是相對於父親賈政及先祖們而說的。

寶玉的生命型態，總是朝著與父祖期望相背離的方向發展。較之於父祖們的「正經」典型，賈寶玉的確是「不肖之子」，完全無法克紹箕裘，這從寶玉「抓周」專抓脂粉釵釵一事，父親賈政忿而怒曰：「將來酒色之徒」，便已埋下成見及負面印象了。賈寶玉的心靈底層，有著「自視甚卑，自我價值甚低」的負面印象，經常認為自己不會有所作為，「於國於家無望」，無法有濟於家國與黎民。

在《紅樓夢》中，賈寶玉經常用很多負面的語詞作自我貶謗。如第七回賈玉初會秦鐘，見秦鐘人品出眾，自思道：「天下竟有這等人物！如今看來，我竟成了泥猪蠟狗了。可恨我為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，若也生在寒門薄宦之家，早得與他交結，也不枉生了一世。我雖如此比他尊貴，可知錦繡紗羅，也不過裹了我這根死木頭；美酒羊羔，也不過壞了我這糞窟泥溝。」『富貴』二字，不料遭我茶毒了！」脂硯齋批語說道：「此是作者一大發洩處」，言下之意，「泥猪蠟狗」、「死木頭」、「糞窟泥溝」都是作者宣洩負面情緒時，自我認同的形象。再如第五十一回晴雯生病，胡庸醫亂用虎狼藥，寶玉叫茗烟再請王太

醫來看，才給了女孩兒們的藥，寶玉喜道：「我和你們一比，我就如那野坟園子裡長的幾十年的一棵老楊樹，你們就如秋天芸兒進我的那才開的白海棠，連我禁不起的藥，你們如何禁得起。」寶玉將自己形容為「野坟園的老楊樹」，而將女兒們比為「秋天的白海棠」，真是極盡自我貶抑之能事。可見作者藉由賈寶玉之口，抒發自己對「自我」的認知，原是充滿否定、訕謗的負面印象。

賈寶玉之所以對自我的形象有如此不堪的批判，乃源於童年時期被父親賈政的言語及肢體暴力深深傷害，導致於他的價值觀反抗以父親為主的男性權力世界，極端厭惡鄙夷追逐名利之人，每每見到沽名釣譽之徒，寶玉便稱其為「祿蠹」。而在父親的眼中，寶玉一向是「畜生」、「無知的業障」。由於這種親子關係，造成賈寶玉天生不願通曉世務，在成人男性的主流價值觀中是愚頑癡傻、行為偏僻的不肖子孫。因此，面對顯赫的家世背景，賈寶玉心中是有一份無奈的罪疚。

另外，賈寶玉更深一層的愧疚感，來自於對大觀園裡眾多女子的情感負債。不論是端莊賢淑的表姐薛寶釵、善體人意的貼身丫鬟襲人，或天真爛漫的表妹史湘雲、帶髮修行的女尼妙玉、投井自盡的丫鬟金釧兒，甚至於心靈最為相契的摯愛林黛玉、靈巧乖覺的俏丫鬟晴雯……，太多清淨靈慧的女子不是在大觀園裡香消玉殞，就是命運多舛、遭際堪悲，她們的結局直接或間接都與寶玉有關。賈寶玉目睹家族腐敗的共同罪惡，卻無力拯救每一位愛他的美麗天真的女子，他對情感的懺悔方式，都是無言的，在極度哀傷的狀態下，寶玉經常會有吐血、發呆、痴傻、喪魂失魄的反應。最深沈的懺情悔罪，便是告別父母之家，以清淨肉身償還這一世的冤情孽債，以至懸崖撒手、出家為僧。

四、罪悔書寫與療癒

佛法說：「懺如洗衣，以水為名」，又說：「從今以後，所有惡業、愚迷、驕誑、嫉妬等罪，今已覺悟，悉皆永斷，更不復作，是名為悔，故稱懺悔。」眾生所造的惡業，如能皈投「四力懺悔」，以依止力、追悔力、對治力、決斷力來面對自己負疚的心，便能為沮喪、焦慮、悔恨等負面情緒尋得心靈出口，懺悔能釋放心中的原罪，讓心靈淨除毒素，回歸清淨無染的本性。而文學書寫，也正是宣洩、紓解、釋放苦痛創傷最好的昇華機制，作者在書寫過程，將自我生命重新整合，再次檢視、面對傷口，從苦痛、否認進而逐漸接納、包容，最後超越生命的困陷，證得空性智慧의無生懺悔。

《紅樓夢》的作者和小說主人翁賈寶玉的懺情悔罪，一方面是看著族人作威作福、仗勢凌人的氣焰，自己卻是腐敗家族的一員，因而產生道德良知上的罪惡感；另一方面則是面對天真純淨的詩性生命，被外在成人勢力摧殘毀滅，自己卻無力挽救，辜負深情的衷心負愧。書中靈性女子林黛玉的一生是「還淚」的過程，作者書寫《紅樓夢》，也是對自己生命歷程中所有虧欠者的一種「還淚」的祭吊，最後只能以一生所有的眼淚，化為滿紙荒唐言的《紅樓夢》，來償還曾經被深深愛過的親恩情債，作者雖然在短短四十多年的生命中「淚盡而逝」，靈魂卻得到終極的救贖，其所留下的曠世巨著《紅樓夢》，也成為古今中外懺悔文學的奇葩。

本文作者林素玫副教授，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，曾擔任華梵大學中文系系主任，目前任教於華梵大學中文系

【郵政劃撥帳號：19726167號 帳戶：靈山禪林寺】

四念處 專欄

◎ 臨終關懷與生老病死

「臨終關懷」，一般都誤解：「那是臨終者的事情，不關我的事」，卻不顧對「臨終者」多做思考，以為眼不見為淨。我常以九二一集集大地震為例，當年九月二十日晚上，全台灣有多少人安心的上床睡覺，壓根沒想到會從此一睡不起，就在九二一凌晨罹難。這兩千多位同胞知不知道自己需要「臨終關懷」？「人命在呼吸間」，這是臨終關懷的本質：因為不知道死亡終點何時來臨，我們所有人都是臨終者，都需要臨終關懷！

大家都以為「生、老、病、死」是人生必經之路，仔細考察這話不全然正確。先說「老」，我在安寧病房照顧過年紀最小的癌症末期病人只有一歲半，根本來不及長大，哪有機會活到老？俗話說：「君不見孤墳多是少年人」，所以「老」不是必然。再談「病」，人們嚮往「無疾而終」，例如蔣宋美齡一百餘歲是「自然老去」，所以「病」也不是必然。「有生必有死」。我認識一位婦產科女醫師，來接受家醫科與安寧緩和醫療專科訓練，完成後決定

彌陀法會

緣起：為慶祝阿彌陀佛聖誕，特舉辦彌陀法會，藉以宣揚佛德，及效法彌陀救人利世之精神。
一、法會日期：國曆12月23日（週四）（農曆11月18日）
二、法會時間：上午9：00至下午4：30
三、法會內容：三時繫念科儀
四、法會地點：台北靈山講堂
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二十一號三樓
五、報名地點：台北靈山講堂
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二十一號七樓
六、報名電話：（02）23613015

靈山講堂 歲末聯誼餐會

一、時間：2011年1月23日上午11時入席
二、地點：蓮池閣素食餐廳
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155號地下一樓
02-27035612
三、報名：台北靈山講堂
02-23613015

【郵政劃撥帳號：19726167號 帳戶：靈山禪林寺】

再談 臨終關懷與佛教觀點

■ 許禮安

還是回婦產科工作。她說：「我寧願回婦產科接生，也不想安寧病房每天『送死』。」我問：「你確定回去只有接生而不會『接死』嗎？」醫護人員都知道，有時候會接到「胎死腹中」的死胎，請問這算是「出生」還是「出死」呢？能夠被「生」下來都不是理所當然，只剩下「死」才是必然！

◎ 臨終關懷與佛法修行

天主教軍國靈樞機主教剛被診斷出肺腺癌末期的時候，第一個疑問和一般癌症病人完全相同：「為什麼是我？」但他在禱告三十分鐘後，問題變成：「為什麼不應該是我！」這是單主教的多年功力才得以如此轉念，像我這樣的凡人不要說禱告三小時或三天，甚至連續禱告三星期或三個月，都不見得可以轉變過來。

佛教強調起心動念都要注意，當我們問：「為什麼會是我？」潛意識的念頭其實是說：「為什麼不是我隔壁的惡鄰居、公司的壞長官、爛同事或電視裡面那些大壞蛋？」台語叫做：「咀咒乎別人死！」據

八關齋戒法會

一、緣起：我們經常不經意間就把時間、精力耗費在無意義的瑣事上，為了提醒大家「時刻觀照你的心」，茲舉辦「八關齋戒」法會，提供同修們互相切磋、彼此共勉的機會，冀望大家能在佛道上有更深一層的體悟。
二、時間：99年12月8日(三)（上午7：30至下午5：30）
三、地點：台北靈山講堂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二十一號三樓
四、內容：正授八關齋戒、念佛、靜坐
五、報名：台北靈山講堂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二十一號七樓
六、電話：（02）23613015

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

名稱	主 講 人	時 間
梁皇寶懺法會	秋焱(行河)法師主持	週二 晚上07：00～09：00
梁皇寶懺法會	秋焱(行河)法師主持	週四 上午09：00～14：00
禪坐健身班	張文崧老師 主持	週四 晚上07：00～09：00
法華經法會	每月第二週日	週日 上午09：00～13：00
禪林出坡	每月第四週日	週日 上午09：00～

地址：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7樓（捷運 台北車站3號或7號出口）
電話：（02）2361-3015～6

名稱	主 講 人	時 間
藥師寶懺共修	秋焱(行河)法師主持	每週 週四 晚上07：30～09：30
法華經法會	秋焱(行河)法師主持	（每月第三週。週六、日） 早上8：30～下午6：00 周日下午 甘露施食

地址：台中市進化路575號15樓之2（國產大樓）
電話：（04）3702-0688～9

